花間坊

破得春風恨

沈沧眉◎著

八年爱情×街头偶遇，最后谁能抱得美人归？

《大明·江湖宅女记》之后，沈沧眉华丽转身，都市丽人的爱情，要你痛并快乐着。

Podechunfenghen

朝華出版社

破得春风恨

Podechunfenghen

沈沧眉◎著

朝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破得春风恨/沈沧眉著. —北京：朝华出版社，2009.3
ISBN 978-7-5054-2060-1

Ⅰ.破… Ⅱ.沈… Ⅲ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Ⅳ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 032193 号

破得春风恨

作　　者　沈沧眉

选题策划　杨　彬　王　磊
责任编辑　王　磊
特约编辑　盛　秦
责任印制　张文东
封面设计　木易·金设计

出版发行　朝华出版社
社　　址　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　　邮政编码　100048
订购电话　（010）68413840　68433213
传　　真　（010）88415258（发行部）
联系版权　j-yn@163.com
网　　址　www.mgpublishers.com
印　　刷　北京外文印刷厂
经　　销　全国新华书店
开　　本　710mm×1000mm　1/16　　字　　数　200 千字
印　　张　18
版　　次　2009 年 4 月第 1 版　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装　　别　平
书　　号　ISBN 978-7-5054-2060-1
定　　价　22.00 元

版权所有　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　负责调换

目录

第一章　不安于室 / 1
第二章　异国邂逅 / 19
第三章　萧郎陌路 / 36
第四章　梦醒时分 / 52
第五章　覆水难收 / 69
第六章　情敌相见 / 84
第七章　正太陈悦 / 101
第八章　偷香窃玉 / 118
第九章　猎艳时间 / 135
第十章　初表衷情 / 151
第十一章　妖孽麦克 / 167
第十二章　旧事如烟 / 183
第十三章　艳照风波 / 200
第十四章　别来无恙 / 218
第十五章　扫地出门 / 234
第十六章　冰释前嫌 / 250
第十七章　凤凰于飞 / 266

第一章◎不安于室

叶孤容站在镜子前，披上红色羊绒围巾，穿上黑色长风衣，顺手梳理一下长发，然后凝视自己三秒钟，转身出门。

今晚是平安夜，街上人满为患，满城霓虹乱舞。若干情侣与她擦身而过，像流水绕过礁石一样绕过她快乐地前行。她面目沉静，步伐从容地走过中心广场，隔老远一段距离，就看见那辆熟悉的黑色帕萨特停在咖啡馆门前。

果然在这里。

她冷笑一下，停步看表，刚十点一刻，便绕着广场的雕塑走了一圈，周围挤满了年轻的男男女女，一概头戴红色圣诞帽，手握气球，满脸欣喜，却不知有几个真是耶稣门徒。

她寻到一个靠近咖啡馆的长椅坐下来，从风衣口袋里摸出一支烟来，默默地抽。抽烟这回事她是经由聂易梵学会的。她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想了想，大约有六七年了吧。那时年少不识愁滋味，一举一动都带点儿表演的意味。

聂易梵是高她一届的学长，是很多女生的心仪对象，女生寝室夜谈会的男主角。因为一次文艺汇演，就跟她走到一起了。似乎也没有谁先追求谁一说，他约她，她就去了，没有故作矜持，倒是室友们常常故意刁难他，换得大把零食。现在想起来，是很俗套的一个故事，情节也毫不曲折，一路进展顺利，水到渠成，双方家长都很满意，只等领证结婚。每日朝九晚五，性生活也渐趋公事化，生活平淡得简直有些乏味。有时候，看韩剧里面男女主角爱得死去活来，折磨得人揪心，再看看身边的男人抱枕酣睡，她都要疑惑自己是不是真的爱过。

情况急转直下，是从半年前开始的。

一次，他出差回来，她在他的脖颈后发现吻痕。她调出了他的通话记录，发现一个联系频繁的号码。她查证得知是公司新配给他的助理，名校毕业、青春靓丽、姿色不见得胜她多少，但美这东西从来都是见仁见智的，况且人家年轻啊，只有二十三岁。

聂易梵对此的解释是，女助理很仰慕他，他则一时不能自控。为此他们冷战了整整三个月，经过双方父母的不懈劝解、聂易梵的悔过保证，才重归于好。叶孤容也明白，像聂易梵这样的男人遇到的诱惑是很大的，仪表俊雅、文质彬彬，更难得的是年纪轻轻就做到了外企的销售总监。

但后来的事实证明，出轨这种事有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。

据叶孤容的闺密罗素素说，某天深夜，在聂易梵的车上见过一个长发美女，提醒她多留神。她自己也曾经撞到过一次，但聂易梵一口咬定什么也没有发生，只是工作需要顺道载她，然后反过来责怪她多疑猜忌。她没有真凭实据，只能不了了之，心里当然是极不痛快的，日常不免要言语冲撞，摩擦急剧升温。

可真要说分手吧，她心里也是舍不得的，多年的感情付之东流不说，单就这口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气，她也咽不下去。何况她已经二十七岁了，普通白领，薪资一般，心底不免渐生年华老去的恐慌。

聂易梵也看准了她这一点，便越发有恃无恐，争吵厉害的时候，有几次居然夜不归宿。他出身工薪家庭，靠自己几年的打拼换得今天的成就，近些年辗转国内外，很见了些世面，心底是颇有几分志得意满的，平时应酬就不乏诱惑，更兼身边有三两个纸醉金迷的同事带着，不免有些蠢蠢欲动，不安于室。助理李佳刚刚大学毕业，身上似乎还带些纯真的校园气息，思想却是极开放的，每日用一双含情脉脉的眼睛看他，几个回合下来，他就心驰神摇起来。当然，他本来也就是玩玩，并没有打算和叶孤容分手。可是每逢夜归或出差回来，面对她那面无表情的脸和阴晦难测的眼神，就知道她又在疑心自己，心里也是不无厌烦之意。

信任是这世界上最经不起挑战的东西。

叶孤容何尝不想再次信任他，不再动辄猜疑，但是她说服不了自己。她这个人表面上是极温婉柔顺的，淡眉浓睫，五官纤巧清丽，像个典型的江南女子，骨子里却有点儿歇斯底里的成分，一旦发作起来，那是绝无挽回的。

聂易梵最近工作繁忙，眼看就是圣诞节，还是一点儿表示也无。她也索性不提，反正除了热恋的那两三年，她已有多年不曾收到过礼物。不过，她若是真的相信他圣诞节还要加班的鬼话就实在太没有天理了。

叶孤容抬腕看看手表，十一点。广场上依旧很热闹，夜风寒凉，她竖起风衣的翻领护住耳朵，咖啡馆里进进出出的人不少，硬是没见着聂易梵的影子，但他的车既然停在这里，她就守株待兔，不信他不出来。

跟踪这种事女人皆可无师自通。她之前也跟踪过他两次，唯独此刻最最理直气壮，今晚必须做一个了断，必须！

叶孤容勾起嘴角，露出一抹决绝的冷笑。

终于，咖啡馆的门开了。

聂易梵携一位女子缓步而出，咖啡馆橘黄色的灯光在他们身上笼了一层淡淡的光晕。隔着一条马路的距离，叶孤容看不清楚那女子的脸，只见她身材高挑，长发如瀑，穿一件白色收腰衣服，寒风中显得纤腰楚楚，聂易梵的手臂就环在那腰上。

两人言笑嫣然地一左一右进了车子，绝尘而去。

叶孤容立刻掏出手机，拨出一串熟悉的号码，五秒钟后又切断了，奋力将手机摔在坚硬的地上，哗啦一声碎裂开来。她一度以为自己做好了足够准备来迎接这种情况的，但亲眼看见仍然觉得怒不可遏。

聂易梵，你不仁，就休怪我不义！

最近一个月来，聂易梵的心情十分舒畅。因为叶孤容终于不再关注他的行踪，不再无理取闹了。元旦晚上她还亲自下厨整了一桌丰盛的晚餐，备下红酒鲜花烛光音乐，说是庆祝两人相识八周年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当他抱着她求欢时，被她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了，不过他们太过熟悉彼此的身体，多一次少一次也无所谓。

这天下班，他驱车路过商场的时候，忽然想起叶孤容的手机丢失好些日子了，一直用之前的一款旧机，心想不如买个新的讨好她，便进店看了一圈，挑出三款最新出的机型，打电话给她询问意见。

她果然很高兴，说："那就买最贵的那个吧。"

聂易梵立刻依言买了最贵的。这几年他钱没少赚，却不曾送过她什么东西，倒不是他小气，而是他的钱大部分是交给叶孤容打理的，再说两人都在一起八年了，他自觉是没必要再搞

那套肉麻的。

回去的路上，接到李佳的电话，自然少不了一番情意绵绵的情话。这时候，他可是一点儿也没意识到自己的肉麻。

眼看车子驶进社区方才挂机，他从车里拿出新购手机兴冲冲地上楼，刚一打开门就闻见一阵扑鼻的香气。

一大捧鲜花放在客厅的茶几上，娇艳欲滴。

卧室的房门虚掩着，柔黄的光和舒缓的音乐一起由门缝里泻出来，氛围极其暧昧。他疑惑地轻轻推开房门一看，床上有两个人正拥在一起缠绵，男的赤裸着上身，露出健康的古铜色肌肤，叶孤容在他身下脸色潮艳地娇喘，看见他站在门口毫不惊讶，还对他妩媚地笑了笑。

那男的似乎意识到什么，侧转过头来，鼻梁挺括，黑眸如星，好一张俊朗的脸。

聂易梵大脑一片空白，石雕般杵在门口，完全搞不清楚状况。

床上那男的倒是最先反应过来的，一把压制住叶孤容，在她耳边压低嗓子，一字一句咬牙切齿地说："你利用我？"

叶孤容见他的眼神倏忽变得锋利无比，脸上就像被针刺了一下，不由得心虚，勉强牵动嘴角笑一下。那男的盛怒，全然不顾站在身后的聂易梵，猛地一挺身，她不禁啊的叫了一声。

这一声把门口的聂易梵叫得如梦初醒。他将新购的手机奋力掷在墙上，冲出房门将客厅的花瓶举起来砸个粉碎。

床上的男人这才起身慢条斯理地穿衣服，他的十指修长，一边优雅地扣扣子，一边冷冷地看定叶孤容，说："叶孤容，你死定了。"

* * *

罗素素是最先得知叶孤容和聂易梵分手消息的人。

她被刺激得从床上跳起来，也顾不得冰天寒冬的，穿衣下楼拦车直奔叶孤容所在的宾馆。叶孤容刚一开门，她就旋风般杀进来连问怎么回事。

叶孤容摊开手掌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："捉奸在床，就分了。"

罗素素吃惊地叫起来："聂易梵也太过分了，居然把那女的带回家来？"

叶孤容笑笑，开了一罐饮料递给她，说："是我被捉奸在床。"

"你——"罗素素彻底惊了，"那男的是谁？"

叶孤容靠在床头，面无表情地反问："谁告诉你是男的？"

罗素素的一口饮料全喷了出来："不会吧？"

但是，她立刻意识到自己被耍了，伸脚在她腿上踢了一下，佯怒道："还有心情开玩笑，看来没我什么事。"

叶孤容苦笑一下："我认真想过了。与其这样，不如分手。还没结婚都这样了，以后几十年怎么过？"

罗素素想了想，有些迟疑地问："那你们的那个……怎么分配？"

叶孤容很干脆地说："我写了协议，都归他，他拿一部分钱出来。"

"这么说，是一点余地也没有了？"

"废话。"

"他什么反应？"

"气到极顶。"

"看来你预谋已久。"

叶孤容喝着啤酒，没说话。

罗素素沉默一下，终于没能按捺住八卦的本能，问道："那男的到底是谁啊？"

叶孤容两眼看着天花板，“鸭店找来的。”

罗素素扑哧一声笑出来，重重踢她一脚，“你能有这本事？快从实招来。”

叶孤容白她一眼，“你这是挖掘八卦来了，算哪门子的朋友。”

罗素素哼一声，“莫非你想继续做圣母。”

叶孤容沉默良久，叹一声，“不甘心啊！”

罗素素一时不知道说什么，只得说：“旧人不去，新人不来，总会过去的。”

叶孤容笑了笑，“也只能这样自我安慰了。不过看到聂易梵的表情，还真 TMD 解气。”

“你这一招跟谁学的。”

“一部美国电影。”

“名字？”

“忘了。”

罗素素躺到另一张床上，看着旁边的两个大行李箱，说：“你明天先到我那里去住……”

叶孤容有气无力地说：“要不然呢？”

过了一会儿，罗素素又问道：“喂，他们有没有打起来？”

叶孤容没好气地说：“你真八卦。”

罗素素继续追问：“打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不会吧？”

“我也没有去打李佳啊。”

“这不一样。”

“有什么不一样？”

罗素素开始了她一贯的长篇大论，“自古以来，男人都是——”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“快睡觉吧！你明天还得上班呢。”叶孤容最怕她的碎碎念，连忙打断她，钻进了被窝。

罗素素也意识到此刻不是发挥的时候，便安静地闭嘴不语。

对床的人彻夜不眠，搞得罗素素也一整夜没睡好，第二天一睁眼，已经八点半了，匆匆忙忙地梳洗完毕，丢了一串钥匙给叶孤容，来不及安慰两句便上班去了。

她在一家来自欧洲的家具公司做文案工作，工作地点设在郊区的工厂里，早上又是上班高峰，等她赶到公司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。

同事露西一见她进门就说：“素素，你完了。”

罗素素以为是指自己的迟到，一脸无奈地说：“本市的交通你是知道的。”

露西神秘兮兮地凑上来，“上头来人了。”

罗素素一惊，“老总？”

“老总的老总。”

“啊！”罗素素这一下真的惊了。

“老总和几个经理全部陪同下厂里去了，咱们的头儿也去了。”

“是哪一位？”

“公司在亚太的副总裁，姓颜。”

“怎么事先没有通知？”

“听说是主要考察日本市场，顺道过来的。”

“应该没我们什么事吧。”

罗素素放下包，先打开电脑，顺手翻看一下桌上的文件，都是上周未完的工作。

露西也回到自己的位置上，一边握住鼠标乱点，一边笑说：“你看着好了，等他一走，肯定有一场冗长的会议在等着咱们，三个月内别想安宁。”

这一个上午众人都有些战战兢兢，临近午饭时间，那群人终于回来了。

罗素素透过玻璃窗，第一眼就见到一位身穿黑色西装的高大男子，身高约在一米八，头发微卷，隆鼻深目，眉宇间隐约有股傲慢之气，和厂里的几个头头站在一起，很有鹤立鸡群之感。

露西也注意到了，“他就是颜景辰。”

“混血儿吗？”罗素素问。

“这就不知道了，看起来像是亚洲人。”露西不无感慨地叹息一声，“青年才俊啊。”

罗素素扑哧一笑，目送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过道尽头，招呼露西去吃午饭，顺便拿出电话拨给叶孤容。

她的声音听起来睡意正浓，罗素素羡慕不已，“你老人家真是好命，我什么时候才能一觉睡到十二点？”

叶孤容哑着嗓音，哀怨地回答她，“等你被男人抛弃的时候。”

罗素素立刻骂道：“得了吧。这话说给聂易梵听去，他喜欢。”

“你这是在我的伤口撒盐。”

“赶紧起床吃饭，打起精神明天好上班。你不希望工作也抛弃你吧。”

“有你这样的朋友真不知是幸，还是不幸？”叶孤容哀叹一声。

“少得了便宜还卖乖。”罗素素一边讲电话，一边步入餐厅，“你不吃饭，我可要吃饭了，拜拜。”

叶孤容扔下手机，起床梳洗完毕，走到窗前哗一声拉开窗帘，外面艳阳高照，晴空无云。刚将窗户打开一线缝隙，立刻便有冷冽寒风扑面，吹得她一个哆嗦。

四季流转、日升潮落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尽管失恋，但生活还得继续，姑且用一首熟烂的诗句安慰自己吧！

冬天已经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。

她自嘲地笑笑，拿起罗素素留下的钥匙，自去安置家当。

晚上，罗素素下班回来，得知她一日不曾进餐，立刻押着她下楼吃饭，酒足饭饱不免要说起了公司的颜总裁。

叶孤容吓一大跳，“颜景辰？”

罗素素也一愣，“你认识？”

叶孤容自知瞒她不过，干笑两声，“算是吧。”

罗素素真正是大吃一惊，“怎么回事？”

叶孤容只是干笑不说话，但架不住她的再三追问，只好从实说道：“他就是那个奸夫。”

罗素素很不淑女地尖叫一声，引来周围的若干视线，连忙压低声音逼问：“快快招来。”

叶孤容干咳一声：“这个事情说来话长了。”

* * *

事情得从半年前说起。

彼时，聂易梵的奸情东窗事发，叶孤容与其冷战，心情极度郁闷，整日里半死不活的，恰逢久居意大利的姨妈来电，叶妈妈便将她的情况说了。姨妈赵珊于是盛情邀她去海外散心。而她鞍前马后效劳多年的上司许尘也十分慷慨，很痛快地准了长假。

如此，她便飞到了意大利。

说是散心不过是在各大景点逛一圈，她根本是兴致缺缺，心情丝毫不见舒畅。第三天就窝在家里不想出门，姨妈便带她去自己经营的服装店。

店面不小且装修精致，黑白大理石地板、水晶吊灯，很有

格调，服装的牌子都是一个，款式简洁大方，又不失活泼。叶孤容十分佩服，她不知道姨妈这么有钱。店里尚有四名年轻雇员招呼客人，姨妈操流利英文与熟客交谈，偶尔夹杂两句意大利语，在衣香鬓影的陪衬下看起来格外优雅高贵。

叶孤容记得学生时代，常收到她寄回来的衣服，那算是她少年时值得骄傲的事吧，同学们都羡慕她有个好姨妈。

待到午后，外面下了小雨，顾客稀少。姨妈拿出两件衣服给她试穿，她百般无聊就换了新装，浅蓝与白色相间的条纹长裙，宽腰带一束，越发显得纤腰楚楚。

姨妈很有感触地说："你太瘦了。"

她说："一直都这样。"

姨妈说："小时候还很胖的，你该多吃。"

她就笑着说："说到吃，我好像真有点儿饿了。"

姨妈皱眉嗔道："午饭吃那么一点，能不饿吗。前面街角有家餐厅，我陪你去。"

她不好意思地笑："忽然很想吃披萨。"

两人撑伞步行到餐厅，是傍晚时分，客人不多，餐厅布置得很有风情。她们要了两份披萨吃完，叶孤容饭饱懒洋洋地不想动，姨妈便先回店里去。

她孤身一人在细雨霏霏的午后，点燃一支烟，坐着发呆。

颜景辰就是在她发呆的时候经过她身边，不知何故，他路过的时候脚步略停，看了她一眼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终于没说。

出门的时候，两人又遇到一起。他跟在她身后，忽然快走两步，用英文说："小姐，你的衣服牌子没摘。"

她有些惊讶，一时没反应过来，他又说了一遍。她立刻道谢，一边伸手到后面摘那个牌子，试了两次没有成功。他很礼貌地问是否需要帮忙，她脸红地点头。

他摘下牌子看一眼，忽然换了中文："你是中国人？"

她一愣，脱口问道："何以见得。"

他一笑，露出雪白牙齿，有点狡黠意味，"因为你说中文。"

她也笑起来："你也是中国人?"

他微笑答道："家母是温州人。"

她点点头，又问："你到底从哪里看出我是中国人?"

他握着手里的牌子，说："因为你穿'霓裳'牌的服装。"

她奇怪："这也能看出来?"

他又笑起来："请容我再猜一猜，嗯……你是留学生?"

叶孤容微笑起来："游客。"

他露出一个小小遗憾的表情，解释说："'霓裳'牌是华人服饰，近年来在市场上十分流行，风头甚健，本地华人颇引以为荣，据说百分之九十的华人妇女都有一两件，家母就很有几套。米兰唯一经营'霓裳'的服装店就在这条街上，所以，我猜你是华人。"

叶孤容听了十分惊讶，原来姨妈这么有本事!

那男子侧过头来看定她，微微扬眉说："你看起来很面善，好像在哪里见过?嗯，你确定自己真的只是一个游客?"

前两句话实在太烂太俗了，但后一句令她发笑，她尽量扳着脸回复他，"十分确定。"心想接下来他该问自己的姓名了。

果然他说："我叫颜景辰，你呢?"

叶孤容尽管自认足够世故，但总也学不会拒绝别人，尤其是对方看起来充满善意，彬彬有礼。

她只得回答他："叶孤容。"

他念了一下名字，笑说："叶孤城是你兄弟?"

她一愣，"咦?你知道古龙。"

他唇边笑意蓦然扩大数倍："我是华人啊!"

这时，停了一会儿的雨又淅淅沥沥的下起来，两人都没伞。她倒不在乎这点儿小雨，仍然不急不缓地走。他看起来似乎也

不像有要事在身的样子，快到姨妈的店里时，雨势渐大，她犹豫是否该邀他进店避避雨，谁知倒被他抢先了。

他在店前站住，微笑说："你若没有急事，不如进店里避一避，等雨停了再走。"

"呃？"叶孤容略有些讶异地看着他。

"只是建议。"他眨了眨眼，继续微笑，"而且店主十分友好。"

"听起来你跟店主很熟？"

"我保证她绝不会赶你出去。"他笑着推开了店门。

叶孤容也忍不住笑起来，抬脚往里走。

年轻的女店员见到他们立刻浮起职业性的微笑，只对她微微点头，便飞快对颜景辰说了一串好听的意大利语。颜景辰与她说了什么，她立刻转头进里面去。

叶孤容走到旁边对着一扇明镜整理一下仪容。

随后便见姨妈快步从里面走出来，与颜景辰热情拥抱。她虽然穿着高跟鞋，身高仍只及他的肩膀，却握着他的胳膊笑说："小家伙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一年没见，你是越来越帅了。"说着还伸手捏着他的左脸不放。

颜景辰显然对这个动作十分尴尬，连声讨饶，一边转目去看叶孤容，见她抿嘴含笑，一张俊脸更是涨得通红。

姨妈顺着他的眼光看到叶孤容，立刻放开他，走过去拉着她的手，一脸兴奋地说："容容你回来的正是时候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颜景辰，他妈妈是我多年好友。"

颜景辰一脸惊讶地看着她们。

叶孤容看到他的表情，一时顽皮心起，便很正经地伸手道："很高兴认识你。"

他伸手用力与她相握，微微眯着一双漂亮的眼睛，道："我也是。"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